



红 色 中 国

风雨 金牛村

天已经黑了，我和村长大耳朵把转移的队伍送到奶
奶荡，没再往前走。我们看着这支不拿枪的队伍渐行渐
远，消失在夜幕之中，不知他们要去哪里……

李有干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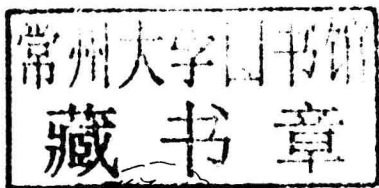


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 代 出 版 安 徽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红色中国

风雨金牛村

李有干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金牛村 / 李有干著.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2
(红色中国)
ISBN 978-7-5397-6475-7

I. ①风… II. ①李…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3260 号

HONGSE ZHONGGUO FENGYU JINNIOUCUN
红色中国·风雨金牛村

李有干 著

出版人:张克文 选题策划:徐凤梅 何军民 责任编辑:葛伟
责任校对:冯劲松 责任印制:田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yahoo.cn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21(办公室) 6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35mm × 900mm 1/16 印张:16.75 字数:150 千字

版次: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6475-7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一套别开生面的书

——写在“红色中国”出版之际

我们想了很久,想不出为这套丛书起个什么样的丛书名,后来,索性就用了现在这名。“红色中国”,直白,朴实,但至少不雷同,一目了然。

红色中国是一段历史,一截记忆,是前辈走过的足迹和奋斗的实录。关于这段历史,人们常常用这样的文字来形容:波澜壮阔,激情澎湃。这并没有错。但我们认为,用这样的词语描述更客观:纷繁杂乱,万象丛生。所以,反映这段历史,故事应该更丰富,题材应该更开阔,值得回味值得书写的东西应该有很多很多。以往,我们看多了冠以“红色”或者“革命”的文字。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同类的儿童文学创作更多地注重教化功能,这使其题材和主题显得单一和狭隘。更何况,文字中多有激烈和偏颇,这导致了許多错误的阅读,也招惹了一些人对红色文学的误解。

我们不想这套丛书是这么一种文本。对于近代历史,我们充满了敬畏,有着足够的虔诚,但我们也有着更多的清醒。图解和戏说是我们摒弃的,也不是我们的主张。站在偏激的立场上涂抹和片面的歌颂,会让我们在历史和读者面前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

我们希望这套书在童书的海洋中显得别开生面。

除了历史的背景,我们没有给作者设置太多的框框。其实就是这个条件,原本也是不该划定的:好的作品是在更自主和自由的想象中完成的。出于一些实际的考虑,我们给作家提出了一些要求,虽然宽泛,但多少会影响到创作。非常感激作家们的努力,整体上,每本书的文字都很精炼、很优美,平实中体现出了成熟的语言技巧。我们知道,这对于少年读者的学习来说也有独到的好处:许多人不只是在课堂里学习语文知识的。有更多的实例证明,一个人具有很高的作文水准,有益的阅读必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青少年读者能在欢愉的阅读中学习到更多的历史知识和语文知识。

九位作家,呈现的故事不同,风格也不尽相同,这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九部小说中,有传记体文本,有悬疑惊险的样式,也有幽默喜剧的风格,但核心的一点是相同的:故事是好看

的、耐读的,都表现了真实的历史,彰显了残酷背景下的人性,展示了前辈们艰难岁月中的情操和情怀。我们的文字,更多地注重“成长”,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的展现是在真实背景下完成的。

对于作者,我们有过刻意的选择:最佳的应该是老中青皆有的一种结构。但非常遗憾,显然 70 后、80 后的作者难于寻觅。可能是由于他们对那段历史的陌生或者疏远,也可能是别的原因,结果九个人中六人是 60 后。想来,这绝不是一种巧合。60 后这代人,其经历决定了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和理解的水平。

我们还对作家生活的地域有过考虑。写历史小说必须熟悉历史,这是无疑的。这种熟悉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那种熟悉,而是立体的,比如人文背景、语言、风俗民情……只有将文化揉入文字中,人物才更鲜活,故事才更有血肉,文字才更具张力。还有,由故事发生地的作者来写故事,他会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感,其态度和投入会是不一样的。

出于对丛书特色和品质的考虑,还有着某种探索的因素,我们特意从传统上写成人文学的作家中精挑了四位。这四位作家的名字对儿童文学的传统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

的小说却写得清新精致。这些作者在各自的创作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是成熟的有实力的作家,他们没有包袱,少顾虑,下笔从容。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只想创作者保持一份清新和极强的责任感,这些往常从事其他门类创作的作家,可能缺少圈内所谓的知名度,也缺少所谓“经验”,但我们看中的是清新。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作家参与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来,给这个领域注入更多的活力。

主编 张品成

2013年1月18日于海口花语庭院

他的小说是由水做成的

——写给喜爱《风雨金牛村》的读者

曹文轩

李有干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始终在心中认定,我的今天与他在昨天所给予的扶持密切相关。30 多年前,当我在偏僻的农村走投无路时,是他将我引向了文学世界——一个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湿润的世界。他给予我的也许超越文学方面。他的性格、作风,甚至生活上的习惯与嗜好,都在那段与他密切相处的岁月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在我的历史里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书写者。对他,我将永远心存感激。

他对文学的执着,是我在文学界所认识的师长及友人中,无一个能相比的。30 多年前,盐城还是一个穷地方。那时他在县文化馆工作,任务是辅导业余作者。我的记忆中,他一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路上、在乡下。他个头很高(年轻时是出色的篮球运动员),肩略斜,提一只包,一身干净地走在通往各个乡镇的公路上、小河边、田埂上。尽管他每到一处,地方上的干部

以及我们这些翘首以盼的业余作者都尽一切可能招待他,但限于当时的物质匮乏,他仍然是非常辛苦的。寒冷的冬天,手冻得无法提笔,而那些业余作者又急切地想早一点看到被他改过的稿子,他就全靠不停地喝开水来取暖。他一天能喝掉三四暖壶开水。至今我的记忆里仍然保存着一个形象——双手抱住茶杯的形象。炎热的夏天,乡下的蚊子多得用手几乎推不开,真是蚊声如雷,他就钻在蚊帐里为那些将文学之路几乎看成是生死之路的业余作者看稿、改稿。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了,他仍然一年四季往乡下跑。再后来,这样的辅导就不进行了,但他本人的创作却一直坚持着。他曾是文学讲习所的学员,那时候,进文学讲习所的人,在文学上没有两下子是不可能进的。他很早以前就决定下来,将自己一辈子交给文学。他不想也不可能改变初衷。这些年,他在苏北盐城就这样孜孜不倦地写着。每每看到他发表出来的新作品,心中总有一种感叹:真是不容易。在中国,一个作家想维持他的创作,似乎都得住到大城市里来,至少是住在省城。这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偏远处容易闭塞,缺乏与外界沟通的条件,一会影响创作本身的发展,二是不容易发表作品。但他很踏实地住在那座四面都是水的小城,通过报刊和各种消息的渠道,尽量感知世界,感

知审美风尚的变化,然后毫不保守地调整着自己,寻找自己的位置。我每次回盐城,他都要求我在他那里待一些时间,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给他带来新信息的机会。他凭自己丰富的经验、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永不疲惫的心灵及身体,与世界、与文学、与美学的潮流保持着一种青春而又结实的关系。就是在那样一座讲究实际的、缺少足够文化气氛的、又缺乏文学群体的小城,他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发表着他喜欢我也喜欢的作品。这是一个奇迹。我不知道在中国,有多少像这种情况之下还能维系创作并一直保持有一定水平的作家到底还有几个?或许是因为除了文学他就觉得一无所有的缘故吧,在我的感觉中,文学已成了他的必需。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跟文学有关,他的思维的终点,总归是文学。文学给他带来了那个地方上的人所没有的心境,给他带来了年轻(别人对他年龄的估计,一般情况下都要低估 15 岁左右),给单调无味的小城生活带来了一种不可穷尽的丰富。他是那个地方上最富有、最有情调的人之一。

他的创作,顺从了他的天性与经验,而不是四面八方泛滥成灾的理性。他也缺乏与理性耳鬓厮磨、水乳交融的条件。他选择了朴实——朴实地看待文学,朴实地侍奉文字。他扬长避

短,从不去搞文学上的花样,也从不在作品中玩味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形而上的、玄而又玄的主题。他要将自己的作品写得自然,就像生活。他在他的经验世界里挑选那些可以进入文学作品的人物、事件、故事与语言。他深知,他最大的财富在于自己的经验。他向我无数次地透露他这一辈子是不可能写完他这一辈子的。这一点我深信。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能通宵达旦地向我讲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有多得不计其数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一打你都无法编出来的故事。这些年来,他就是靠这些故事支持着他的小说、他的精神殿堂。我也无数次地借用了他的故事——他因为太多,丢弃了许多。他的小说,与时下那些完全靠语言堆砌,完全靠写感觉的小说不是一路。他的小说可以读,也可以被复述。因为这些小说是靠故事而得以写成的。这里面没有多少泡沫,没有多少空隙,只有实实在在的故事,这些故事里又有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主题。他有时可能在经验面前无法进行超越,但放弃超越对他来说也是明智的。他不是怪人、怪才,又没有那么形而上的人文氛围,也没有人能经常和他谈论一些比较尖端比较抽象的话题,他无法与那个所谓的终极世界相遇。他活在他的经验世界中自得其乐。殊不知,停留与超越都是需要的。世界上的小说家,都像卡

夫卡那样去写“城堡”“地洞”变形的虫,也是可怕的。

他是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他不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作家。他尽量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对外面的世界并不特别感兴趣——或者说,他无法走入这个外面的世界。他对外面的世界的解读虽然有深刻之处,但毕竟这种解读对他来说不是他的所长。他索性就不解读,管他呢。他的脚底下有一块奇特的土地,这块土地上活着一群奇特的人,这些人中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一些奇特的故事。他面对这份独特的创作资源,再也无暇顾及外面的世界。风车、芦苇、油菜花、海滩、帆船以及苏北大平原上的一切物象,对他而言,都有说不尽的魅力。他的审美世界就在这里。他的文字像无数的风筝,飘得再高再远,也飘不出他的视野。从他一出道那天开始,他的视野就没有挪移开去。他作品的价值也许就在这里——它们向我们静静地呈现了一块土地。奇妙的是,这些只是一方土地的人与故事,却一样反映着人类共有的兴趣。世界上的作家有写天下的,有写一隅熟土的。这两者之间其实难分高低。这就好比两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爱仰着脖子朝天上看,一个人走路爱低着头朝地上看。两个人走路方式不一样,但你不能说一个走得有理,而另一个走得无理。李有干先生沉浸在这份地方特色之中,涂

抹着一幅一幅使外人感到新鲜的画面。生日满月、婚丧嫁娶、奠基择穴……独特的风俗，显示着独特的文化，这些作品至少可成为一个地方历史的活的文字。

几乎他所有的文字，所做的都是感情上的文章。20多年前，他曾以无数的感情故事打动过我。而至今，他一直还在做这个文章。他或许不是一个思想上的强者，但他却是一个感情丰满的人。他的世界，就是一个感情世界。父与子、男与女、老人与小孩，甚至于人与动物之间，都是一个感情的关系。他将情看得高于一切，看成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大美。写到情，一切好像皆随之有情。写到情，他人为之而心动，为之而净化。他一般不在他的作品中去挖掘思想深度。他一进入一部作品的构思，就被“感情”一词拖曳而去。他无法拒绝它。他对感情的重视，也许并非来自他对文学职能的理解，但，确实契合了文学的功能。从根本上讲，文学从一开始，并不是满足人的理智需要的，而是满足人的情感需要的。人们之所以亲近文学，是因为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感情上的饥荒。文学温暖着我们，抚慰着我们，并在情感方面提升着我们。我们对文学的感激，首先大概在于它在我们处于孤独之时，给了我们温馨而柔和的细语；在我们处于痛苦之时，给了我们快乐；在我们

处于沉重之时,给了我们轻松。李有干先生所写的感情,既是我们一般人的感情,又是一些特殊的感情——乡情。这种感情以淳朴、厚重为特色,表达方式直率而不乏单纯。他对这种乡情深有体会,因此才将心思用在这种感情的表达上。这种情感,也许是我们这些现代人、城里人所不具备的——现代人、城里人已丧失了这种感情,也丧失了这种表达方式,但它却是我们所向往的,它能够净化我们。

李有干先生生活在一个水网世界。这里沟壑纵横,满眼是水。他喜爱这个世界,一落笔,每每都要写到水。水的湿润,水的柔和,水的灵性,水的万种风情,他都喜欢。他笔下的人物与故事,往往都与水有关。水使他的文字避开了现代文学的枯涩与憔悴。我能想见,当他动笔时,他的眼前总要出现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和弯弯曲曲的小河,他的耳畔总能听到淙淙水声,他的鼻子甚至能闻到水与水边、水中植物混杂在一起的、水乡所特有的气味。水不仅是风景,甚至是那些人物的灵魂、心态与生存方式。他的小说是由水做成的。

我将永远祝福他和他的文字。

目录
MULU

★第一章 /1

- 一、转移 /1
- 二、地铺 /12
- 三、货郎船 /22
- 四、东洋马 /34
- 五、风波 /45
- 六、珍珠塘 /53
- 七、豆腐坊 /64
- 八、驯马 /77
- 九、突变 /87

★第二章 /97

- 一、大“扫荡”/97
- 二、重逢 /107
- 三、意外 /116
- 四、风车 /128

目录
MULU

五、蟹簋 /137

六、甜豆浆 /146

七、桐油 /156

八、追查 /165

九、放哨 /175

十、离别 /182

★第三章 /190

一、思念 /190

二、惊马 /197

三、生死桥 /205

四、宣判 /217

五、压床 /225

六、遭遇战 /234

七、船棺 /244



第 一 章

一、转 移

队伍就要转移了！

急促的哨声把分住在各家各户的兵，集中到祠堂前的场头上。他们身穿灰布军装，头戴军帽，脚蹬黑布鞋，打着绑腿，腰束皮带，膀肘上戴有“新四军”字样的臂章，很有军人的派头，齐刷刷地站成一片。可是二百多号人，只有十几支掉了牙的老步枪，二十多颗手榴弹，最大的家当就是一匹枣红马，我们称它叫东洋马。

尽管他们没有武器，但身穿像模像样的军装，村里人仍称他们叫队伍上的人，后来渐渐熟悉了，改叫分院的人，也有的叫学生。他们没有打仗的真家伙，玩的东西倒不少，二胡、琵琶、三弦一类的乐器和锣啊鼓的，样样俱全，还有我叫不出名